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第二回 安塏第無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

話說春泉，一見豔情閣，陡被那陣脂香粉氣，熏得全身有點子渾淘淘起來。呆呆地站在那裡，連靜齋招呼他都沒有聽得。豔情閣見了，不覺抿著嘴笑。靜齋用手推道：「春翁隨意坐罷。」春泉方才覺著，隨在炕上坐下。娘姨過來，請他寬去馬褂，春泉慌忙起身，把馬褂脫下，交給娘姨，豔情閣過來，含笑請問尊姓。春泉見豔情閣親自前來應酬，慌的直站起來，恭恭敬敬回答道：「敝姓費。」

豔情閣見他土態可掬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撲嗤的笑了出來，害得那接馬褂的娘姨也笑起來。春泉還沒有曉得笑的就為自己，見他們笑，也和著笑一陣子。靜齋和他攀談，他也無心聽受，只目不轉睛的打量豔情閣：一張雪白的鵝蛋臉，五官端正，七竅玲瓏，最妙不過是一點櫻桃，時時含笑，兩泓秋水，處處生情。見他家常只穿一件洋灰縐紗棉襖，妃色縐紗褲子，下穿平底雙梁緞鞋。春泉瞧的出神，早被豔情閣覺著。低眸一笑，佯佯地走了開去。春泉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過去。只聽靜齋道：「春翁我們張園去逛一會子如何？」

春泉還沒有回答，豔情閣早接口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去我也去，替我多喊一部馬車。」

春泉聽說豔情閣同去，就覺十分高興。連應「好好。」

靜齋叫娘姨傳命下去，叫小馬夫到四馬路一大馬房，叫一部橡皮輪皮篷車來。豔情閣就到後房去脫換衣裳。一時外場報說馬車來了，齊巧豔情閣衣裳也已換好，款款的出來，向靜齋道：「我們去罷。」

此時，靜齋、春泉也都穿好了馬褂，遂一同下樓。走至弄口，見停著兩部馬車。靜齋、春泉合坐一部。豔情閣獨坐一部。馬夫把絲韁一帶，兩部馬車一先一後，滔滔滾滾向大馬路泥城橋一帶駛將來。只覺馬路兩旁所立電桿和開著的店舖，飛一般向後倒退。

這日，齊巧是禮拜六，信人車馬往來的很多。春泉坐在車中，把頭左右搖晃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一時到了張園，那馬夫照例把鞭子划的一揚，那匹馬好似懂人意似的，向靠東那條小路上飛一般跑來。電掣風馳，一瞬眼早掠過彈子房，直抵光華樓面前。噴沫揚頭，好似也十分的得意。

靜齋、春泉相將下車，候豔情閣下了車，一同進安塏第，揀了一張桌子，泡茶坐下。春泉向四下瞧時，見一大間洋房裡，無數的桌子，沒一隻是空的，都坐著時髦信人，浮華浪子。五光十色，耀眼欲花。瞧瞧這個，好似驚鴻顧影，瞧瞧那個，又似飛燕驚風。把個費春泉瞧得這個捨不得，那個放不下，真應了一句俗語，叫做「叫化子吃死蟹，只只好。」

你想，他在金華永康所見女子，都是高髻大袖，綠襪紅鞋，鉛粉搽得雪一般白、胭脂拓得血一般紅的人。現在見了嬌小玲瓏的裝束，風流跌宕的體態，自然沒一個不好了。春泉左瞧右望，忙亂了一會子，不覺失聲道：「上海繁華真是名不虛傳，此來真不枉也。」

靜齋道：「春翁既然這樣羨慕上海，何不也就搬這裡來，豈不常常可以遊玩遊玩，你我也可不時敘敘。」

春泉道：「無端的搬出來，很沒道理，那只好再商量，靜翁，我問你，這裡張園，天天都這樣熱鬧的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裡能夠天天這樣，今天是禮拜六，下半年洋行停市的，所以這樣盛。明天是禮拜日，也盛的。平日那裡有這樣。」

春泉道：「又沒有外國人來，乾洋行甚事？」

靜齋道：「外國人雖沒相干，做洋行生意的人卻相干的。上海市面都是外國人做起的，各處玩耍地方就不能不順著外國風俗。這裡熱鬧日子，一月裡就是禮拜六禮拜日兩天。一年裡就是外國清明、外國冬至、外國元旦和春秋兩回大跑馬，一切時髦的衣裳，新奇的裝束，闊綽的首飾，都從這裡行出的。漂亮的人物，標緻的婦女也都在這裡聚集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為甚都要到張園來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也莫名其妙，大約你來來我來來，各人自然而然就不能不到這裡來了。從前有個新學朋友告訴我，美國的紳商一年不游兩回巴黎，就算不著富豪。我就笑答他，上海人也是這樣，上海人一禮拜裡頭不游兩回張園，就算不著闊客。比了美國紳商，只有利害呢。」

那新學朋友道，果然果然。張園這地方，我很是怕去，你說的真不錯。我問他為什麼？他道，我沒有到張園時光，一切衣裳的考究，式樣的時髦、辮子的光滑，鞋襪的整潔以及馬車馬夫馬各種出遊的東西，沒一樣不考究到個絕頂。心想，像我這樣翩翩豐度，到張園出起風頭來，必定沒有人比得上的了。

那裡曉得，一到張園，人都氣得煞。瞧人家的戒子、鑽石比我大的不知有到多少，瞧人家的衣裳顏色比我搭配得均勻、樣子比我裁製得講究的不知有到多少，以及辮子的光滑鞋襪的整潔，馬車的精良、馬夫的漂亮比我勝的不知有到多少，好似這一班人專心要來塌我的台，出我的丑似的。你想我氣不氣。所以張園這地方我竟然見他怕的很，我有好多個禮拜不到張園了。春翁，這新學朋友，是蘇州的有名富戶，他的衣裳、車馬，要算考究的了，尚且這麼的說，你想張園這地方繁華不繁華。」

春泉道：「果然繁華之極，只是婦女的衣服首飾那新奇巧妙的樣式，還是良家人行出來的多，還是青樓中行出來的多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總是堂子裡行出來的多。堂子裡幾個紅信人，都出奇制勝的想那新花樣，不論是衣裳，是首飾，是髮髻，想出了新花樣就到張園來比賽。樣子好看的，大家就爭著模仿。先前光是堂子裡信人，弄到後來連良家人都學樣了。」

二人正講的熱鬧，忽聞背後有人稱喊靜翁。靜齋回頭，正是周介山，忙著起身問介山：「來了幾時了？」

介山道：「也不多一會子，我見下底人多不過，茶泡在樓上。」

靜齋騰出位子讓他坐，介山也不坐，嘴裡銜著支雪茄煙，一手托著，同靜齋談天。談了幾句，探手到袋裡摸出兩支雪茄煙。一支敬給靜齋，一支敬給春泉。春泉因為沒有帶水煙袋，煙正用的著。接到手就銜在嘴裡想吸，靜齋見了，忙擦支自來火送上。春泉湊著吸，可煞作怪，這支煙恁你用盡平生之力，吸來吸去總是個吸不著，害得兩邊桌上的人都笑起來。此時豔情閣碰著院中姊妹，走了開去，不然又多一個笑客了。靜齋道：「春翁，這煙的頭上是滿著的，剝掉一點子才好通氣。」

春泉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為甚不早說。只是我方才在一品香吸的煙，沒有剝掉倒也不曾吸不著。」

靜齋道：「那是我先替你剝掉的。」

春泉方才明白。正鬧著，忽見外面走進一個頭肥臉胖的人來，滿間的人都站起來招呼，只聽眾人有喊他瑟翁的，有喊他四哥的，信人都喊他四少四老。那人卻春風滿面的向眾人亂點頭，亂招呼，很有應接不暇之勢。介山瞧見那人，慌忙迎上去道：「錢瑟翁，你來的正好，兄弟正要找你，同你商量一件事。」

那人道：「甚麼事，卻又要找我？」

周介山道：「這件事不是你老人家來捏手，便不能夠成功。」

說到這裡，便附著那人耳朵說了一會子話。只見那人時而搖頭，時而皺眉，時而點頭，好似在測度那事籌劃對付的法子一般。春泉問靜齋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

靜齋道：「就這個才走進來的人麼？」

春泉點頭。靜齋道：「這個人是上海的大好老，姓錢號叫瑟公，蘇州人氏。從前在怡和洋行做過副買辦，現在自開著一家報關行，店號叫做寧記。這個人專喜管理閒事，打抱不平，花錢手段又不分的撒潑，好似家裡有著幾百萬家計似的，替人家經手事情，

從不曾得著半文錢的謝費。所以人家不論大小事情，都要去找他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此人倒是個大俠客呢。」

只見周介山和錢瑟公一路講，一路走進去了。忽然一個十七八歲的信人走過來，朝馬靜齋微笑點頭，就款步向隔壁那張桌子上坐下。春泉提起精神，細細的打量他。可煞作怪，那信人的面貌與豔情閣竟一模一樣，只衣服穿的不同，身裁也略略短些。動問靜齋，才知就是豔情閣的同胞妹子，名叫梅雪軒的，便是不覺大有羨慕之意。靜齋覺著，就道：「春翁如果賞識他，我就替春翁做個媒人如何？」

春泉聽了，樂得手舞足蹈，滿身不得勁兒，巴不得立刻就到他院中去。此時，豔情閣恰好來了，向靜齋道：「我們去罷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先回去罷，我和費大少還要坐一會子。」

豔情閣站起身要走，靜齋又道：「我停會子要替費大少接風，你回去把房間端正著。」

豔情閣道：「菜可要點？」

靜齋道：「不必，叫他們弄得道地一點子是了。」

豔情閣問：「可是雙台？」

靜齋道：「這又何消問得，我在你院中走動，幾會請過單台酒。」

豔情閣道：「我恐怕你是雙雙台，所以問一聲，也要先叫他們預備的呢。」

說畢，含笑向春泉道：「停會子請與馬大少一起早點過來。」

又向靜齋點了點頭，方款款的走出門去。靜齋又和春泉彈子房、老洋房、照相館各處游了一周。春泉道：「張園張園，總是個花園了。怎麼亭子假山一點子都沒有，難道上海的花園都是這樣的麼？一片草地，造幾間洋房就好算為花園。在內地時，真真人都笑得煞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這是外國花園派頭，中國花園便不這樣。一般也有亭子、也有假山，也有水閣，也有荷池，也有九曲橋。愚園、徐園都是中國式子。」

春泉道：「愚園、徐園可也賣茶？」

靜齋道：「也賣茶的，只是生意總沒有張園的盛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」

春泉道：「總這是風水之故了。」

兩人談了會子，靜齋摸出表來瞧時，差不多已有五點半鐘了。遂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

春泉點頭，靜齋向馬夫打一個手式。馬夫是留著心的，飛一般奔上來道：「老爺，馬車可要駕起來？」

靜齋道：「我們要走了。」

馬夫答應一聲，立刻就去駕車。一時放到面前，兩人跳上車，馬夫把絲韁只一帶，那馬跑開四蹄，啪踢啪踢駛出園門，向東轉彎，沿著靜安寺路一帶跑來。此時正值三月初旬，天上的半彎明月和馬路上的萬盞電燈爭輝比耀，那燈光月光都從繁枝密葉裡頭漏射下來，映得馬路都成了淡碧色。兩邊洋樓櫺比，綠樹成林，好一似浸在水晶宮裡一般。

那從張園回去的馬車，銜頭接尾，走成一線。馬蹄聲啪踢啪踢，聽進耳去十分清越。一過泥城橋，卻另換了一派繁華景象，橋西清雅氣味一掃而空，因為時光已晚，只大馬路拋球場，四馬路兜了一個圈子，就到清和坊豔情閣那裡。跨進弄堂，聽著歌管參差，曲聲聒耳，春泉就覺異常高興。等到走進院中，瞧見了豔情閣的風流體態，不覺又瘋魔起來了。

靜齋叫娘姨取過請客票，又拿了筆硯過來，央春泉替他寫票請客。春泉只得接了筆替他寫，什麼厚生莊經理王樣甫，寧記報關行老闆錢瑟公，紗廠買辦單品純，輪船買辦張咸貴，電報局文案賈箴金，並早晨的李希賢、周介山、毛惠伯，共是八張。靜齋說了聲費心，就把客票叫娘姨轉交外場發去。

不多時，外場回來，說請客都到，一概就來，靜齋大喜。一時請的客陸續續續來了。春泉除李、周、毛三位方才敘過外，一概都是初會，免不得請教尊姓台甫，各敘了幾句久仰、幸會的套話，靜齋便替眾人開局票。春泉的局，不用說得是梅雪軒了。起過手巾，大家入座。此席為春泉接風而設，春泉自然坐了第一位。餘人依次坐下。

梅雪軒就在同院，轎子也不用，早過來了。走進房門，幾步路走得軟而且穩，一襲一襲，宛如春雲出岫相似。走到身邊，扶著春泉椅背，款款坐下。此時，梅雪軒已曉得春泉是金華富戶，有點子想頭，所以應酬得十分巴結。一坐下就自拉胡琴，唱了一支小調。把個春泉聽得忘了情，張開著血盆大口，瞧著梅雪軒，眼睛一瞬都不瞬，好似吞得下似的，連靜齋勸他喝酒都沒有聽得。

梅雪軒見他這個樣子，眉梢眼角故意弄弄風情，把個費春泉弄得像雪鴉陀向太陽，渾身融化。梅雪軒更放出勾魂攝魄手段，慢慢的一問一答，引起談鋒。兩個人雖係新知，宛如舊識，竟然咬著耳朵，密密切切談起心來。直到客人的局齊了，靜齋要春泉擺莊，才把話頭打斷。春泉道：「擺莊我就擺個二十杯內外通如何？」

靜齋道：「通只二十杯，春翁還是擺了內通罷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是大杯還是小杯？」

靜齋道：「二十杯自然總是大杯了。春翁是洪量，總不見會擺小杯的。」

春泉還沒有回答，梅雪軒早附著耳道：「你現在擾了馬大少的，可要還還席？不如席散後到我房裡去，也擺個雙台還敬還敬他。」

春泉點了點頭。梅雪軒道：「你自己要做主人，還是留點子量的好，不要喝醉了不能夠敬客。」

春泉連連點頭，就向靜齋道：「二十杯內外通，且擺了小杯。兄弟還想自己做主人答老哥的東，要儘量請停會子盡罷。」

靜齋聽說春泉馬上要答東，曉得已被梅雪軒灌足了迷湯了，喜歡道：「那一定要奉擾的，可是就在梅雪軒處？」

春泉道：「是的，就費靜翁神，替兄弟代邀在席諸位，可否我們就原席幾個人，一個客不添，一個客不減。」

靜齋說了，眾人一齊應允。春泉見眾人盡都答應，心上十分快活，伸手划拳五魁八馬，一個個划下去。不多幾時，二十小杯的內外通，早都完了。接著就是瑟公的令了。瑟公是小小三杯通關，等到各人的令行完，差不多菜也快齊了，大家忙叫拿乾稀飯吃過，謝了主人，一同出席。梅雪軒房間就在樓下不多幾步就到了。到得房裡，檯面已經預備停當。春泉向靜齋道：「這裡頭規矩我是一點子不懂的，費神替我代為招呼招呼。」

靜齋道：「那是很應效勞的，很應效勞的。」

遂要過筆硯來，替眾人開好局票，交外場先行發去，一面叫起手巾。春泉執壺在手，恭恭敬敬，定靜齋第一位。靜高要推辭時，介山道：「客從主命，靜翁不必推讓。」

靜齋只得罷了。眾人坐定，梅雪軒含笑招呼，執壺敬了一巡酒，應酬得異常圓到。真是滿場飛舞，八面張羅。眾人因春泉是個資本家，都十分的奉承。暢飲歡呼，猜拳行令，吃得異常有興。春泉酒量本是有限，又因靜齋有意作弄，不許代酒，多輸了幾記拳，喝得個稀泥爛醉，睡在炕上，宛如死狗一般，連眾客作別都沒有知曉。

梅雪軒見眾人去了，時候已經不早。想把春泉扶到床上去睡，連推帶喚，扶了半天，那裡扶得動半點子。沒奈何，只得打發娘姨等出去，掩上房門，把炕上的煙盤移過了，自己也側身陪睡。又取一條薄被來，輕輕替春泉蓋好。

春泉直睡到四點鐘敲過才醒過來。一翻身，覺身畔睡著個美人兒，一股香水香從鼻管裡直鑽進來，香得滿心裡都癢癢地，全身四肢八節沒一處不酥麻。趁著燈光瞧時，見梅雪軒惺眼朦朧，口旨芬馥，不由的不魄蕩魂飛。正想湊上去香他一個面孔，梅雪軒早被驚醒。問道：「你這會子怎樣？方才喚你不應，我們嚇得來。現在可好點子沒有？」

春泉道：「我現在酒已醒了，覺著口渴的緊。可有茶我要喝一口子。」

梅雪軒道：「我們蓮子壺上燉好著開水，衝一杯玫瑰露你解解酒可好？」

春泉道：「玫瑰露可是甜的？甜的東西我極喜歡。」

梅雪軒揭開被兒，輕輕走下地去，取了只小杯子，又取出一瓶玫瑰露來，倒上了小半杯，用開水沖了個八分。先試了試冷熱，才走過來。春泉已經坐起來了，梅雪軒把杯子送到春泉口邊。春泉就在梅雪軒手裡，一口一口的吸。不多幾口，早吸完了。覺得香甜異常，十分的可口。梅雪軒低聲問道：「可要床上去睡？」